



“夜莺”部队

● 哈华 著 ●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“夜莺”部队

哈 华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张光明

技术设计：吴向鸣

“夜莺”部队

哈 华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5.5 插页2 字数360千

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50册

书 号：10374·135

定价：2.80 元

第 一 章

一九四一年，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有一个穿草绿色军装的人，吊着一只挂彩的胳膊，独自闷住头，走进河北沙丘地带的梨巷里。

这梨巷很大，方圆有二十里。全种着梨树和枣树，再掺杂一些白杨、落叶松、大楸树、野莓……林间浓密得太阳也难照进来。十步以外，便不见人了。树荫满地，蝉声满耳。农妇和姑娘们已开始摘梨。今年是梨丰收的年月，低矮的梨树，枝头被梨压得弯垂下来。姑娘们一边忙着摘梨，一边叽叽呱呱，又说又笑，个个喜冲冲的。林间躲藏着几十个村庄，有着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路相通。

负伤军人在林间迷失方向，坐在一棵歪脖子树下，摊开军用地图，前顾后盼，寻找村庄，最后发起愣来。

这当儿，秋阳已经偏西。林间啁啾的雀儿，结成大队，卷起一阵旋风，飞回巢去。只有几只迷路的雀儿，焦急地在林间乱飞乱扑。黄昏的林间，被傍晚的阴影掩蔽，昏暗起来，带着郁悒的情调。在林间的边沿上，有着落日的霞光，在颤抖、闪烁。林木散发着青葱的气息，强烈的飘浮在空气里，浓浓的炊烟，在树枝间缭绕。

眼看天色就要黑下来。负伤军人急于要找个问路的人，找不到目的地，今晚吃饭睡觉就不好办。他发现远远有位姑娘，穿着红布衣裳，好象一团火一样耀眼，手拐着一篮梨，口里唱着抗日歌儿，正往家走。

秋风起呵，天渐凉
家家户户收割忙，
只望那今年的收呀成好，
多打五谷送军粮。……

姑娘的歌声随风吹来，又清脆又响亮。负伤军人直着脖子喊：

“老乡！老乡……”

红衣姑娘歌声突然停止，扭过头来。负伤军人忙跑过去。她柔和发亮的眼睛，仔细地对他上下瞧瞧，话未说，先噗哧一笑，说：

“你叫俺干吗？”

“大姐！我掉了向，迷了路。王家官庄往哪里走？”

“你有路条吗？”

红衣姑娘听他是南边口音，惊愕地望他一眼，低眉敛目一想，伸手要路条。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怀疑地瞅住他。

“有。”他把通行证送过去。

姑娘似乎识字不多，仔细看了有五分钟光景，在心里猜度路条是真的，还是假的。她半信半疑，说：

“往东，再往南，有座庙。再往西拐，有棵大榆树。再往南走，就到了。”

“有多远？”

“五里路。”姑娘头一歪地看住他，又问：“你是打鬼子负伤的？！给你吃个梨！”

“是的。”负伤军人接住姑娘丢过来的梨，咬了一口。见这姑娘很热情，才说：“报馆在王家官庄吗？”

“俺说不清。”

姑娘柳叶眉一挺，扭头就走，似乎很后悔的样子。心想不该告诉他的路，他是在找秘密的地下报纸呢。

负伤军人心中暗自笑道：“小丫头！你连我团政治处主任也不信任。喏，你告诉我的路，我可记牢了！”于是，他以军人善于辨别路途的本领，把王家官庄找到了。

王家官庄有百十户人家。树木特别多，所有居民的平顶房屋，好象全藏在树林中不见了。这里环境十分幽静。村边有高耸的古塔，古塔东边是一里路宽阔的苇塘，柳树纹丝不动，肃立在堤上。一片水光，闪闪发亮，好象湖波一样。水非常清澈，水底的东西，如同水面一样清楚，许多小鱼结阵地游来游去。负伤军人打堤埂上走过的时候，把修长零乱的身影，投映在平静的水面上。他走进街心，看见有几个年老的农民，闲散在庙台上蹲着，捧着大碗，一边呼呼地喝稀饭，一边聊天。负伤军人问：

“报馆同志住在哪里？老乡！”

有一个老爷爷站起来，须发髯髯的，象蒲公英的花蒂一般，腰弯得象把弓。发黄的眼睛，锐利地注视着负伤军人。他理理白胡子，非常狡猾地笑了笑，说：

“摸不清。俺们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报馆。”

其他的老人，对于负伤军人的问话，显得非常不经心，却互相使眼色，很奇怪地都走开了。负伤军人正左右为难，那红衣姑娘走来了，拿着根树条子，赶着一条大肚子母牛，到苇塘

饮牲口。他排开手拦住她，说：

“喂，大姐！报馆同志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你这人真是罗嗦，告诉你不知道，你还要问！”

姑娘赶着牛，气冲冲地走了，却不断回过头来，惊疑地瞪他。这时，从胡同里走出一个有两撇胡子的中年农民。他查问负伤军人：

“同志！打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是前方下来的，到后方工作。老乡！请问报馆同志住在哪里？”

中年农民笑了笑，说声：“跟我来！”把他带到一个居民家里。他们走过院子的时候，一只鬃毛的黑狗，汪汪叫几声，敌意地向负伤军人扑来，差点咬他一口。主人咒骂着黑狗，它讨主人欢喜，摇着扫帚尾巴，不做声地蹲在一边，又向他们拱爪儿。

主人把他带到北屋里，首先跳进眼里的，是桌上的电稿、各种书刊、敌伪杂志、浆糊瓶、剪子……墙上挂着中外地图、当地军用地图。负伤军人想：“这倒象报馆的样子。”

一个戴眼镜的女编辑，脸孔带几分秀气，正把国际新闻的电讯粘成长条。这时，她微微一笑，忙给他倒杯开水。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，坐着一个圆脸儿的青年，默默地工作，好似坐在那里许多年都没有动过，客人的来到，毫未引起他注意。负伤军人掏出组织介绍信，脸上带着青年军人的热情，用活泼的口吻自我介绍说：

“我叫柳林青。抗战前在上海《新闻报》当记者，抗战后投笔从戎，在团里当政治处主任。百团大战出击平汉路挂彩，腿打坏了，不能长途行军，手也负伤，还没有好，军队‘除名’。组织考虑我还是干老行当，所以来参加你们的工作。我乍

到这里，只能算新闻岗位上的新兵。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中年农民打扮的人说。

柳林青又仔细地打量了主人。他头上扎一条白毛巾，身着短褂，完全农民打扮，但从他这时待人接物的风度和表情看来，从他口里啣着大烟斗的深思熟虑的样子看来，好象沉思的哲学家，知道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，或许是一个编辑。柳林青问：

“我可以见社长和总编辑吗？”

“我就是社长兼总编辑。”中年农民淡淡地一笑，“我来介绍，我叫黄林枫。这位是蓝玲同志。这位是杨叶同志。”

黄林枫介绍后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蓝玲是戴眼镜的女编辑，却完全是农民的打扮，还梳了发髻，插着头饰。她忙站起来，笑吟吟地握住柳林青的手，说：

“这里我们全是生手，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！”

“不用客气。”

柳林青握住她的手，发现这位女编辑高挑的身材，年约二十四五左右，待人亲切、热情。

那位坐在角落里工作的青年，就是杨叶。小个儿，却有一个缄默稳重的圆脸。他只挥挥手，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工作起来。

柳林青还没有做过这种地下报纸的工作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，想到刚才问路的情形，说：

“这里的人保密工作做得真好。”

“是呀。你没有介绍信给村长，村里人全不会告诉你报馆在哪里。我们对外联系，使用代号叫‘夜莺’部队。”黄林枫说。

“这里离敌人很近么？”

“是的，只有十五里。”

该死的司令部参谋！我来的时候，他说‘你到王家官庄，准能找到报馆。’害我找得好苦。”

蓝玲明澈的眼睛里含着快乐，插进话来说：

“刚才，几个老乡和一个大姐，跑到我们这里来，说：‘同志！不好了。街上有个家伙打听报馆呢！’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窗外传来老年农民的哄笑声，夹杂着一位姑娘吃吃的笑声。柳林青从窗口望出去，正是路上遇到的那位红衣姑娘，和庙台上遇到的几个年迈的农民在笑。那个腰弯得象把弓的老爷爷，脸上带着纯朴的笑，看着他怪有意思地眯着眼睛。柳林青一笑说：

“你们保守秘密可严实哩！”

“我的好同志哪！你不知道，日本人派了许多侦探来寻报馆呀。俺们不知道你是干啥营生的，咋敢说给你呢？”红衣姑娘笑着说。

“孙女！没事，俺们走。”老爷爷提议，抬腿便走。

其他一伙人，眼睛闪着农民饱经世故的光彩，满脸堆笑，也放心地走了。

“这是地下报纸，保密是很重要的。”黄林枫掉头看蓝玲一眼，说：“他穿这军装不行，你快去叫指导员到总务科拿套便衣来，给他换掉。带他到你隔壁的那间东屋去住。他的工作，明天编委会讨论才能决定。”

他说了后，戴上眼镜，马上看起电稿来。蓝玲对柳林青一笑，先头里走了，说：

“柳同志，走，跟我去。”

天已经黑下来，细细的一勾初月，在高耸古塔的东边一块乌云中浮游，时而隐没，时而显现。静寂的村庄、树林，好象虚无空幻得不可捉摸。微风摇动着树枝和苇塘的芦苇，发出飒飒的响声。柳林青跟在蓝玲后面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到了一户农家。

出来接待他的，正是那位红衣姑娘，还有那位白发飘飘的老爷爷。他们把屋子打扫干净，红衣姑娘不知为了什么，心里大乐起来。她笑嘻嘻地说：

“这是俺睡的地方，也腾给你。同志别见笑，今天看你的路条，还认不全。日后，你每天要教俺认会一个字。”

“好的。”柳林青又问老爷爷：“老爹，你的孙女叫啥名字？”

“叫小篮子。”老爷爷咳了一声，抚摩着小篮子的头发，说：“她爹四年前跟着老八路军走掉，做炊事员去了。她娘去年也去世，撇下这个不大不小的闺女。咱们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日子过得怪作难哩。”

“打完仗就好了。”柳林青同情地说。

小篮子稚气地噘着嘴，抽了一口冷气。

蓝玲和一个农村小媳妇儿打扮的人，抱着农民的衣服和被褥走来。小媳妇儿打扮的人生得端庄、严肃，颀长窈窕的身材，梳着一个发髻。她眼睛在他身上打几个回旋，说：

“我们这里不象在部队，倒更象在白区做地下工作。敌人离得近，又时常出来‘打荡’。一不小心，就可能落在敌人手里。现在，把你的军衣换去，军队的被子也不要了。假如不这

样，万一你让敌人抓住了，‘夜莺’部队就会暴露给敌人。晚上，睡觉的时候，你把手上的墨水洗掉，用的一切东西埋掉，万一被敌人捉住的时候，就说是老百姓。”

“我是南边口音，不会说河北小官话，怎么办？”柳林青笑着问。

“我们教给你。你要和房东的关系搞好，还要把口供对熟。要不，敌人盘问，你就只好干瞪眼。”

蓝玲忽然想起，“啊哟”一声说：

“我忘了介绍，这就是编辑杨叶的爱人李静，报馆的指导员，党的支部书记。”

“你把党的介绍信给我，你编在编辑部小组过党的生活。”李静恬静地坐在炕边上说。

柳林青把介绍信给她。小篮子顽皮，嗵的一声笑了说：

“蓝玲同志扮做俺家的大嫂，正少个大哥，你就扮做俺家的大哥吧。咱家可又添人进口呢！”

老爷爷也笑开了脸，又看小篮子一眼，怨她说话不知轻重。蓝玲觉得这小姑娘寻她开心，脸红到耳根。李静忍不住捂住嘴笑。柳林青也闪着异样的眼光，笑着问蓝玲：

“你为什么梳着发髻？”

“敌人捉住剪发的妇女，全说：‘杀了没错儿，准是妇救会的。’所以我梳了个假发髻，李静也是一样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？”

“清华大学还没毕业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我就来到抗日根据地。”

“你念哪科的？”

“念文科的。”

“你的文学一定很有修养。”

“说不上。我是学外国文学的。”蓝玲带着自负的神态说：“李静是在天津南开大学学文学的，她最喜欢做诗，更喜欢音乐，还是个歌唱家。”

李静只回答一个端庄的微笑，没有出声。大家一阵沉默。小篮子只拿眼睛瞧瞧蓝玲，望望柳林青，突然说：

“日后，俺可真叫你们大哥大嫂呢！不兴害臊。不这样，可不好骗过日本人。要日本人查出你们是八路，杀咱全家哩。”

他们三人只笑，觉得小篮子不完全是故意寻开心。柳林青一副诙谐的样子说：

“过去，我在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。因为单身汉不好活动，组织决定给我找一个女同志做假妻子。由于她丈夫几次来看她，有次我不在，两人说不完的情话，给欢喜饶舌的二房东老婆瞧见，更引起她好奇，晚上从门缝里偷着来瞧，又看见她抱着被子到浴间去睡，她便广播开了，说我们夫妻感情不好，老婆在外和人轧饼头。后来，张扬开去，给特务嗅出来了，我们不溜得快，三个人全把命丢了！想不到我们今天也来过这种躲躲藏藏的秘密生活。”

招得大家都笑了一回。柳林青把军装脱下来，穿上农民的衣裳，看着军装，自语说：

“哎，我欢喜打仗，却谁知又回到老行当，仍和文字做朋友。”

“你留恋军队吗？”蓝玲吃惊地看住他脸，问。

“自然。我并不想做新闻记者，拿枪杆比拿笔杆痛快！”柳林青微带一点惋惜的声音说。

“做文字工作，也不是你想的起不了什么大作用。”蓝玲见他不会包头巾，一扬脸地笑了说：“过来，我给你包好。”

蓝玲把头巾给他包好，又为他整整衣裳，她和李静前前后后地看他一遍。柳林青中等身材，挺着个胸脯，吊着打伤的膀子，健康、真诚、朴素，脸上还保持青年军人的热情，浑身都显出顽强的样子，紧抿着嘴，活泼的外貌，黑亮敏锐的眼睛闪闪发光。李静忍不住一笑，说：

“扮来扮去，那象个农民，还是个军人。你每天要学习农民走路、说话，当然只好慢慢来了。”

“俺给你拿条腰带来，拴在腰上，才象咱们庄户人。要给敌人查出来你是八路，可了不得。咱家都毁哩！”老爷爷突然慌了，吃惊地看着他说。又暗自想：敌人只离庄子十五里地，是豁出身家性命来掩护你。只要你一露马脚，日本人就杀我全家，房子烧起通天的大火。那时才抓瞎呢！

李静为柳林青不象农民担心，瞅了他半天，发急地搓着手。她说：

“小篮子要你扮做她家的大哥，倒并不是全寻你们开心，而是为了隐蔽斗争。不过，我看你还是暂时不要扮做小篮子的表哥。你给敌人查出来，只问你几句话，就现原形，说话南方口音，样子不象农民。你完了，还要牵连蓝玲和小篮子一家人！敌人来的时候，你跑到树林里抗日洞去藏起来，跑不掉的时候才硬闯，一口咬定是过路的老百姓。”

“要听出我的口音不对，可怎么着？”柳林青问。

“我们也想不出办法，只好让敌人捉去呗。”蓝玲把两手一摊，两眼含着调皮的表情。

“你们别为我担心，敌人捉不住我的。”柳林青机智地微笑说：“我决定不和敌人见面，见面敌人打我一枪，我打他空枪。我活不成，敌人也活不了！”

蓝玲突然锁住眉头，斟酌一阵，看住柳林青。看了很久，

她才笑着说：

“捉住你的时候，能混过去更好。混不过去，打得你要死，你就说是八路军的战士。”

“那更糟？我不是给敌人带走了么？”柳林青爽朗地笑了说。

“带走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长得有两条腿，瞅个空儿不会撒腿就跑么？”小篮子嗤嗤地只笑，又说，“就是走不掉，你别露馅儿，千万别承认是共产党员，黄林枫会想法儿把你救出来。”

柳林青是个机敏的人，看着蓝玲、李静和小篮子眼睛一眨一眨地，知道在寻他开心。似乎她们手上有张什么王牌，黄林枫为什么如此神通广大，他真的被捕，能救出他来？！他是团政治处主任，知道“百团大战”使日军和伪军惶惶然，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，时刻担心被“击灭”的危险，伪军和伪政权的人员到处寻找八路军，拉关系，表示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可能离王家官庄十五里路的炮楼，伪军已和黄林枫拉上关系，使他们才敢在敌人鼻子下出版报纸。根据秘密工作的习惯，他不便多问，猜想蓝玲她们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这种隐蔽斗争，比柳林青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王家官庄这一带的皇协军大队长就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，有时偷偷化装来到军区敌特工作部，与部长密谈很久。他是怎样的人，谁也不知道。当然，日军将我们是难于对付的，但他们没有耳目，情报部门还得靠伪军大队长慌报军情，真真假假。真的，八路军早已移防，不知去向，使日军扑空，假的，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就四面楚歌，到处枪声，使将校们踟躇不前，最后还是撤回据点。他们怎么上当？这是永久的秘密，只有敌军工作部

长才知道了。黄林枫更不甚了然，只知道王家官庄附近炮楼里的皇协军里，有共产党人，有争取过来的皇协军，甚至伪政权人员也在装聋作哑，不敢为非作歹。因为工作的需要，只有一个皇协军小队队长和他单线联系。日军给八路军发动的“百团大战”打怕了，只要皇协军说一声“炮楼外面八路军大大的有”，他们就不敢出炮楼一步，更不敢出来在村里抢粮，只好煮黑豆来吃，打发着在冀鲁千里大平原上凄凉悲苦的日子。许多人战死了，在日本国内的家里，供着战死者的灵位，活着的亲属也和他们一样凄凉。

报纸就在这似乎安全、又似乎危险中出版。黄林枫他们每条神经都处于戒备状态，日军将校们并不是傻子，只要神经稍稍松弛，“夜莺”部队就会全军覆没。柳林青初来乍到，因为他做过地下工作，对这恶劣的环境并不惊慌，不胆怯。他似乎没有感到潜在的危险，只对自己能做文字工作有了欢乐，眯起眼睛，对蓝玲她们微笑。

蓝玲还要去编报，站起来说：

“我编报去，你休息吧。”

李静也要到秘密工厂去，她们转身悄然走了。老爷爷去牛栏给牛添草，也跟着起身走了。小篮子有着农村姑娘的羞怯，也说声：“你歇着！”跟在她们后面走了。

屋里只剩下柳林青。他走了一天路，有些晒倦，就躺在炕上，头枕着盒子枪，闭着眼睛，默然半晌，~~慢慢地歇了歇。~~

突然，他睁开眼睛，浑身又充满了旺盛的精力。思绪忽东、忽西，好象动物的触须，一会儿向这边探索，一会儿向那边探索。这是他战斗生活中所没有过的情緒，那频频紧张的战斗，心緒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空闲过。战时的政治工作，日夜行军，战斗中的前进、固守、冲杀……使他每条神经都极度紧

张，从未想过其他。特别是负伤后长期躺在病床上，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，闲散无聊。过去，他总是在热望更大胜利的心绪中生活，渴望更重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，使旺盛的精力和才智莫要在闲散中虚掷。许多日子来，渴望工作，渴望战斗，把他折磨得够苦了。

他凝视着窗外的天空。北斗星象一盏明灯，在天空闪烁。河北平原的秋夜是这样恬静，只有蟋蟀在窗前鸣叫。他感到夏日已经末尾，秋风的声息已经来到，在千里平原上响起了。他觉得时光飞逝，夏天又在闲散中度过了。他一贯乐观，猛地一下跳起来，决定以无比的热情，投入新的工作，好比要去决死征战一样，兴奋而又激动，在屋子里打着圈儿。

李静给他送东西来，走过窗前，见他没有睡，说：

“我看你激动得很，好象为了什么事。”

“我主要留恋部队，又希望能很快工作。”

“干革命，什么工作也一样。把部队丢开，不就得了。”

李静走进来，坐在窗前的椅子上。

“不能说得那样简单。我在部队生活了三四年，和部队是有很深厚感情的，不是一下丢得开的。”

柳林青站在她面前，黑亮敏锐的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芒。李静只看着他，用手抿抿乌黑的头发，脸上闪过端庄的微笑。他给她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，有着肯埋头苦干的特质，使她很感动。她想去睡，不知为何坐在椅子上不想起身，等待着他做些什么。

柳林青做了许多年的新闻记者，善于接近任何人。这时，他看着李静端庄的脸，分析她的出身和性格，把话题引导到对方欢喜的普希金的诗上去。李静不自觉为他的热情所控制，兴奋地谈起普希金。她说，普希金的诗如何给予她心灵深深的激

动，对于诗人为爱情而苦闷，后来被沙皇收买的流氓和他挑起决斗，把他杀死，她又表示无限的惋惜。她越说越兴奋，满脸红光，眼光闪闪的，激动在脸上流露出来。柳林青说得很少，在谈话中偶然插进几句，激发她继续说下去。

两人低声的谈话，在这静寂的秋夜，更有着一种魔力，忘记了疲劳。李静开始觉悟到过于兴奋，感情泛滥不能控制，突然一笑，收住她的谈话，回到非常端庄的样子。她嘴上荡出动人的微笑，匆匆站起来，跨着轻盈的步子走了。她一边走一边说：

“我说话太多，打扰你的休息。”

柳林青只回答她一个微笑。

蓝玲十一点钟编完报回来，见柳林青还没睡，在窗外笑盈盈地说：

“这是今天报纸的清样。柳同志，你要看吗？”

“好的，放下吧。”

“时候不早了，睡吧！”蓝玲说，便走回自己屋子睡去了。

柳林青独自看一会儿报纸，想着自己从明天起，将要为一字一句呕尽心血，为党教育人民、干部、战士的报纸而工作。这和自己在上海《新闻报》工作时又是另一种感情，因为《新闻报》不是党的报纸，而是商业新闻报纸。使他对报纸工作产生厌倦的情绪，这也是主要的原因。现在他看着自己手上的报纸，标题、版式、印刷，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，说明他们都是生手。他总是对工作不满足，内心潜藏着推进工作的强烈欲望，渴望着把工作提高一步。他决心在熟悉报纸工作状况后，要提出一套改革的计划来，并使大家都有提高工作的欲望。一种顽强的为党努力工作的欲念，强烈的在他心中升起。